



湯義仍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謨

今有馬於此其貌同也試以馳驟廣遠則不免駘鈍與跼蹢於是咎天下之無馬有從而語之曰是未見夫騏驎也一日千里其過都國若歷塊然追騏驎之馬出自以爲至矣而人又議之曰夫騏驎之馳千里也比其將至舉首而日在其前是騏驎亦未爲足也有天馬者出倜儻雄奇光景噓吸若滅若沒于是天下之馬盡空夫天馬非能空天下之馬也彼其有天者存所以異之也湯義仍先生明所稱一代之才也以予觀之先生之著文甚多人以爲功在乎人而不知本其天諸凡制義及填詞大例不入乎集而其古文追琢成工而取掇競爽人也若其沛然雄放超忽

湯壽潛先生集序
無前則天也其詩賦聯翩華藻而錯雜黼黻人也若其興
情繇邈一往自如天也其簡牘叙致遙深而選萃芳潤人
也若其時加顛倒勃窣自喜則天也蓋先生之文可貴者
大抵其詩在漢魏而文尤望史漢而上遡視他人之欲至
而必不能至者其天爲之耳至其才可取通貴而受知如
舉至於館選猶憇之故沉淪于一令幸爲郎復下爲尉卒
終困窮而不恤故嘗以他人之才者人而先生之才天也
惟其爲天萬物之理予之齒者亡其角予之足者缺其翼
得其才不復得其遇天固先有以自限也且無論先生之
爲文爲天其爲人亦全乎其爲天也尹平昌而縱囚觀燈
歸家爲南郎忽以疏言權貴家居時一同年貴人招致之
有與公等俱起今不能屑之詔率皆其天之所致然也漢

武帝雄材好士時多才子而相如爲竄然使當高文大冊
尚嫌于遲謂疾不如枚臯如使先生當其時則尚書給筆
札猶可不需上林之一月侍從華國之選古人又何足道
哉

湯義仍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序

劉大司成文集序

上和司成兩都兩都士稱爲兌陽先生先生言道德而近
名法常曰學士先志官先事空文何爲蓋其天性廉毅貞
穆生於吉州忠孝之鄉與道學之世故其言動出入必以
形影相格不肯流遜而之他其教然也予官南都與之遊
于世俗嗜好一切無所當好談天下事與天下賢人而已
予稍爲通之引與達觀時亦爽然自失然終束于其教耿
如也今得其遺詩文而有感焉蓋士和之去國與被病皆
出意外倉卒不克白定其文然所存者亦可以知其所亡

矣所亡者其人則東漢之人所存者其文則南宋人之文也而先是海內人士稍稍傳其與政府諸執事疏記指發端委稱引連類所爲綱維事理之弛張人其善否之進退悃欵焉流連焉彼其身未嘗一日當天下事任而其心不忍一日付天下之事于不治至於言而躓動而窮然後歸于養生家之言最後探旌陽令至德觀宿張天師龍虎山中上追洪厓驂鸞之跡下睨僊巖遺蛻之處嗒然有思法然而悲曰死生亦大矣吾無以處吾心又何以譏稱爲曾幾何時而遂已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欲知其人論其世觀士和之所爲人及其所遭遇之世於士和之書之詩其能無愾然長嘆與

讀澗撫小草序

澗撫關中李公道甫初以東南海警開府維揚海波澄謐而稅使乃始稱詔橫亂徐沛吳揚之間皆公復也其爲事甚大非迅鬪所支公能以筆墨口舌動上黯者暗以死次者屈服受事此朝廷之喉味而天下之要脊處也五方四裂之民在焉莫不倚公爲命此亦足以控厄乘流發英雄之氣矣當是時公亦欲以微罪去舉朝爭之天子若爲不得已者而盡其用居之淮筦天下金粟之運所上下疏奏教答積至若干卷蓋政成而思其所嘗遊逮於余受而讀之大者力奮其身號怒戲笑與中貴人相橫決爭數千里之民命貧者徙者可以復業居可以居行可以行而亂可以止所謂社稷之力臣也夫功有所自成而力有所自積小夫悞臣之徒其於天下事潰敗無足論蓋亦時有有力

人矣與之扛千鈞之鼎探豺虎之穴旋轉噴薄而無懾使
之提細物抵蜂蠆或反倉卒頽破螫觸而無當何也以爲
其力無所用之也夫力豈有異哉用之則大可以全不用
之小可以敗公疏奏文檄中大者所謂舉鈞石而當猛鷲
瞋喝示武嚙示閑英雄之槩有固然者至其所爲繩墨
吏士罰笞以上未嘗不親極其微渺出入之情而誚責所
治於罷士細人撫循收恤無有二也孝敬中行之理時取
以生其善單語微詞皆有法則氣整而心平此有力之士
所爲常器小螫無所屑意者然則公之用力於世者豈有
餘哉教義刑名不爲小而河渠盜賊不爲大公所以收百
萬士民之心起百十吏士之氣而感動天子擊折亂倖至
十疏以去而蒲朝爭之終不聽公去更以委重者豈非力
之有所積而功之有所成哉臯陶言九德之行曰亂而恭
剛而塞恭固可以治亂而塞所以積剛彼亂而訖以不治
剛而不至者無所積而空以才氣相急也吾嘆世之稱公
者在彼不在此而以震耀其功公益有德者也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固
然蓋昔成周之法具在且奭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
翱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
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益可以休然而無事矣
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并敝者先
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伯才興焉齊管仲楚吳起秦
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于

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于富強其國曰誅殺不必則
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
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
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強
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國以用
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趣其國不
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爲天下大非吾之所得
急爲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
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疆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
所得爲也若天下則不可是故舉天下而急爲之安石不
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爲之趙仲一可以用滕吾嘗以於越
長上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大禘之後人大相食公爲乞

漕粟大府錢施其民間公庾庫中無有也已北去更三年
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其贖積金
乃至羨贏三千穀踰六萬所費修治公私署堦禮際惠振
收恤士民爲民贖子婦所亡失立芟舍牛種以業泥集者
復不在是予益異之退而謂滕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凡田
賦影避則有所遁而後期公奮議度田上下相傾動恐喝
不可而公輒單騎從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故壤則而
賦平而爭輸羨若緩一錢以上率以糶故異羨而粟泥又
公教民種桑柳有籍數去縣十餘里晏人孺子戲折其四
五樹圍捕之償而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治堧河皆
獨身馳數十里察視曉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
衣褐食稗而宮館馳傳俎豆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

而知禮語未卒予憮然而嘆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爲載其牘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可節鉞盡其任幸少頃且以御史行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止吏部郎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人有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爲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以貧弱之滕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巨當不異滕富強之效所求于時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明知其人而不之用其勢共入于舒緩固未見急之能爲也嗟夫言治滕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而徒傳其爲政之書其不幸而可悲也夫

趙仲一鄉行錄序

趙子鄉行錄錄真寧父老子弟以趙吏部邦清有功德其鄉而草笠徒行闕於儀體相與共上其守吏求以車馬優重趙君也父老意良厚趙君之去吏部也同官予鄉吳君仁度坐爲君疏理調南漸徙至太僕使歸示予斯錄予謂趙君賢者而其鄉德之如是然其鄉之大老在兩都者不下五六公吳君何不爲趙君一言而令坐廢無乃非其鄉行意乎吳君曰嘗以語其鄉乃更有不好趙君者問故吳君不言嘻予知之矣將如孔子所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與吳君曰不然凡譏削趙君者亦皆忠信廉潔之老非爲不善者也予益怪之夫所謂忠信廉潔者微孟軻氏所謂其鄉之原人與鄉原之所至不好者狂狷趙君將無得爲狂且狷與若此或非所謂善者惡之而向時父老言趙君有功德不可徒行以辱之者乃誠善者之好

也嗟夫趙君高氣異材天下有識者聞而好之意相近也而其鄉老在朝者惟恐趙君不徒行在野者惟恐趙君不得與是何其鄉用情之遠與嗟夫一遂昌令也上六年計求去南考功某曰遂昌有關係人何得便去又三年計而溫中丞出故相揭袖中曰遂昌有言宜遂其高尚二公皆秦人也而異同若是其又能盡好趙君與且方今士大夫進退以黨秦楚北而吳越南趙君前失越相意以去天下意君秦人也去而秦之大老曾莫爲援然後知趙君天下士也鄉人難與爲行不能不與爲行獨秦而已耶

岳陽王氏宗譜序

余友金壇王君應嘉學植而樹敦有大姓法度遊十年矣特爲言其先世父嚴孟舉之賢給事南省中以論嚴相國

僉山東嘗歸至淮揚間絕食終無所餽受其鄉里附邑多豪至言嚴孟先生意未嘗不下也己而得高陵呂先生柝所言王貞立標從其遊曰行在孝經矣經云居家理可移于官貞立因瞿然贖先人墓下田以其一祠而食其旁兄弟三至封視壩外松竹無不躬親其至性也夫岳陽諸王氏有先乎江左而後祖瑯琊太原子之先何也曰是吾所不能祖也吾所祖者宋慶曆皇帝時進士存存子咸寧尉康康孝子也是爲岳陽諸王又四世而義公兄弟分烏以入于明雖吾城中王皆其後也已有過之而相誰者矣夫慈孫翼子於世次身所逮事者或三所得服者五所居得知始者十世而已十世以上非國家所護其存廢轉止不可不記也故君子雖愛宗常毗於其近嚴祖常窮於所不

知吾不祖江左以來不可爲不嚴祖也齒城中諸王不敢親所以別宗也無言遠者岳陽非伯父舉祀幾無以祿者不如此是存之忠不著也非大父標祀無以田者不如此是康之孝不傳也夫田祿之不時而忠孝無所續則其宗不可合宗不可合則雖吾岳陽里後懼且有相誰之日也吾安知琅琊太原余嘆曰行子之言其亦可以宗矣因取而書之岳陽諸王籍之首

吉永豐家族文錄序

湯殷人之後也武子封微子於宋命之曰惟汝象賢修其禮物慎乃典常作賓于王家統承先王永綏厥世而本原其德曰恪慎克孝篤不忘凡以悲憐微子之微傷先王之後不傳而以其文物典常與宋令世世守之雖與國咸休

可也其後微子歲時朝周威儀甚備周之王者儼然容而歌之陵夷至于春秋正考父爲之追道作商頌孔子始承其衰憂其殘錄于周魯之後曰予殷人也予學殷禮有宋存焉之宋而不足徵也則文獻之不足故也是故之周而學周禮得老子因而述殷周之事蓋老子者老彭也以殷大夫入周爲柱下史而又生長宋亳間習兩代之事孔子因而得文獻焉嗟乎國家之有文獻也猶人之有神氣也當其亡雖以王命始封之恪孝而不能必其後之子孫謹守而傳當其存之也則老彭一人焉可也吉之永豐有吾宗起宋平叔以來幾二十世譜凡五六易矣而其先後文雅彬發與所爲名賢交友甚衆蓋萬歲辛卯予謫尉於雷之徐聞道陽江見吾瑞安兄而愾然問所爲世者且曰吾

二十世祖平叔以宋亂護從如西而留吾子之先倘是耶
因以齒陽江君爲兄而陽江君亦以弟視予君儒者爲縣
令三判州一皆以清強去官而其從兄掌故君夢鯉以浙
之嘉禾論來授予撫一日悵然有請於予曰以不腆之家
經宋元而來其魁梧耆宿于兵火屠僇之餘流離散亂然
終以接屬其系屬昏因廬舍冢祠皆可得而覆也則譜之
力在焉獨文苑之錄闕如不修吾弟陽江君流涕于此久
矣有志不就吾爲學官掌故無所與于國之典若獻獨不
可以徵吾家乎予聞而愧之嗟夫此宋杞之所不能存而
故家流風所爲與國幾焉者也槃匱洗鬻傳之數十年世
以爲寶而况於文章亦以流寫其時之風政謠俗與其入
之終始後世或因以一人之事知其鄉因以一家之事知

其國其爲寶也不亦大乎雖然予有觀於盛衰之際矣蓋
予祖茂昭公言予江南之湯皆唐殷公文奎之後也公之
子悅仕南唐以文章高世國亡從其君入宋藝祖憲曰尚
不知我先人諱耶乃改殷爲湯官其父子於宋御醫平叔
其後也餘子多留江南者而予先祖適以南唐使之錢王
所國亡遂留錢塘不歸靖康之亂以族從康王孟后如洪
如臨之盱吉以故大江之西多吾氏而大則文奎公之裔
也由此言之吾人之得世其家也不亦難乎時經喪亂流
離伏匿或從其君或從其父兄子姓昏因或予其身所在
爲可以免而是矣彼其居之不能守而能有此文獻乎微
其居而已新故諱避之際將其姓是易然則雖有世家其
文獻之存與亡固將有待於國也豈獨其家之人能存亡

之耶雖然宋元亡而予宗之文物有在者焉則謂掌故君
爲吾宗老彭可也

滕趙仲一生祠記序

天下風土相遙或千里而同心或隔世而意授又或其生
同地與同時乃顧有覲面而不親把臂而相忤何也人固
知不易知也是故趙仲一世所謂精神才力體貌殊絕之
士而最能與仲一相難苦不合仲一得少舒其長慨而發
其壯心者亦皆朝廷精神才力體貌之士且時有西北諸
君子焉而予故江西人也與仲一非有所習適吳君繼疎
以吏部郎再過家詢朝士未嘗不言仲一吳問予何知仲
一之深予曰固也予前以上平昌再歲計道滕君館予上
宮時方傳粥餓民百十里外來去塵坳中診視伺察屬治

河當滕界者常晝夜行步築之不避風雨暄露之疾五年
治縣強半馬上決責罷遣者乃至上計時都無贖粟可付
署者君時謂予曰幸復此十萬石不足餘也又三年而予
再計過君則以庾粟之冊視予數之過十萬石矣非其罰
圭撮以上不自入而以與民莫及此其中寧有不可知者
耶至于田入口賦常至以鉅爲百姓爭命所爲贖子婦給
中種招流散動以數千計下至教碾作炭滕風永而思祠
之皆天下人吏所知也蓋予入都盡擗其治地圖集以行
標其尤異者示執政某公異之再請而後見曰固奇士也
首政者不能用而同案某公方言西北治水利屯作之事
需人焉若此其可久之公云已言于某公願見趙君也其
往再見公又言之予喜從君往君許乃竟不行曰豈有執

政之禮不先而手版立其門者嗟夫此予所以知趙仲一也予出都而趙仲一旦以治行畧留予謂執政者曰趙君第可用御史出按經營四方在其中非其處也已除吏部郎知其不可久後一年而紫柏先生來視予曰且之長安予止之曰公之精神才力體貌固不可以之長安矣先生解予意笑曰我常斷髮時已如斷頭第求有威智人可與言天下事者予曰若此必趙君可久之則聞朝士大譁而趙君去又久之幾起大獄而紫柏先生死矣嗟夫精神才力體貌三者皆天下之利器也而數以示人其容免乎予天資怯弱人也與仲一相遠能一見而知之不知者乃反在其所近詩不云乎我行其野言采其蓄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蓄雖苦菜而有異味不在多采我知趙君一人爲足新而能知舊所不如今茲予與君皆棄在野無所托言因滕人之祠君也偶爲泚發如此若乃祠之春秋田夫桑女坎鼓蹲舞自有滕之風在矣

記

續天妃田記

高皇帝卽位二年勅太常司博士孫子初定儀封號天妃歲以正月十五日三月念三日鄉祀文皇帝卽位遣使者高品鄭和等遍海外國欲有所聞妃著神海上天子親記其事歌呼之祀龍江之上置守者戶羽人而和等復以金銀諸飾物爲妃報焉今上九年細陸公以和所獻貯銀三百兩買高橋門外田百畝歲入銀一十八兩爲禱祠時有所修治費後五年予率太常官屬視後堂又見和所留金

銀步搖花樹卮匱合注之屬冠上花鳳流蘓玲瓏多斷落
不可檢綴念妃者天之貴人氣物之內惟虛生神海者地
之積虛處也因以爲妃若以坤爲媪金爲母傳者遂曰斗
中有玉女焉光響歛畢因而像之爲作環飾此今時王妃
非天妃也然聞之神無求于人而善悲人悲心不除所以
止爲神也今廟下主者日夜供養靈帳飾除炳芳執燭所
以歌零祝塞甚恭歲常百人而前時所藏追釵諸飾物又
非妃所御竊以人道事妃當亦有所悲也乃藏其黃金諸
物而銷其白金爲兩者得二百二十六焉以續高橋門外
田二頃二十畝歲屬銀三十九兩六錢歲給羽人廟者布
花三兩樂舞生道士人三錢廟戶七人人二錢二祭爲主
祭者飯三兩六錢餘以待所欲治或益置田廣妃之悲施

焉記田所其後

碑

東筦縣胥黃孝子特祀碑

今上辛卯夏余以言事尉海北冬道南海過哭再從父墓
東筦焉撫友人祁衍曾之孤遂如羅浮而諸生陳君啓心
者乃以書來爲其先賢胥孝子黃公舒特祠欲以有記也
孝子胥人也家貧力養雖盛暑未嘗不冠帶親意所在千
里之外不以爲難親妣皆身爲墳而廬深野中無人猛獸
左右嗥安之也每夜定或寒月號哭聲出林薄隨悲風遠
聞人爲泣下獨曰飲一杯糜形色枯槁人勸其還哭而不
答行路之人皆曰黃舒今之曾參也因同表其居曰參里
里有山岑蔚可愛爲參山其孝著聞如此至于今且千年

學宮闕焉不祀何也諸生李元表祁衍曾陳啓心三人以請於縣令樂安董君董慨然曰此嶺表人士之初也而郡以上學使者莫不歡動焉然有以新安人疑者董君曰入新安界者今爲筦人者昔也乃擇日附至學宮亦十有餘年矣矣一人視縣事竟議祀之新安而至在東筦學宮者遂置屏處是時祁生病且殆李生一人不能爭而陳生曰又廢然獨發憤抱其主以出且言曰仁人孝子天下一家東筦新安何擇于兩邑也今已罷祀主無所歸生等願不煩費縣官一人一緡錢但得城北空地七丈餘足以容主令東筦之人有父母者得望見焉視學者許之三年而後克成多里中賢豪長者營之陳生首其議嗟夫陳生有心無目猶感憤好德千載之前舉義如是况夫有心有

目者哉而是時東筦伯何真之祠亦成真於元亂時有粵地十七歸高祖賢於尉佗遠矣然讀其書令人感愴而嗟咨者孝子無尺土之柄獨身事一父母又非有奇孝其孝閭野人所得爲也至今人人讀不能半其傳卽涕歎交塞皆願如黃孝子事其親願有子皆如黃孝子固未有願如東筦伯者也豈非雄力智數之事於人心尚緩而接神明感天性乃在于其根本至德也與詩云天生烝民好是懿德言此烝民天生而然孝德者所以不忘其生故烝民感動尤至歲月之所不能沫地界之所不能分在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言凡非不得祀者也况如孝子者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筦之人得而觀焉庶亦有類于孝子者乎余嘉陳生諸人所謂好德必行其意者也而銘之以告

漢義仍先生集
窳之人銘曰粵於西晉荒落蒙靡不知父母乃有孝子生
苑至性愛而有禮絲絲嶠士孝子伊始鄉可以祀豈有分
里爲主特廟厥義良偉有門有堂有寢孔構關門在左右
梁在右汝窳之人誰無父母有孝以教誰爲來者亦有人
子來吏斯土惟孝以忠神明是與遙遙參山氣鬱且明其
類維何樓觀蒼蒼我茲爲銘以感人心

遂昌新作土城碑

遂昌爲括蒼郡西南邑治萬山溪壑中介長松龍泉猶毘
境也西北而南走衢巖婺鄣犬牙信州以鏡于閩縣迤奧
絕緩急卒不可檄制地少田畜而豐于材其芟蒔新桴則
旁隄之流傭也多隱民焉而鄉若邑長老子弟無賴者常
藪其奸與爲利盜以故出沒不可迹夜擷者復多虎憂而

境旁數曠近詔止采盜亦時時有之余昔治此邑未有城
橫亘一街可步而竟居人悉南其溪而闌以一橋門可關
而入念城之帑無見儲不可以城乃稍用嚴理課殺虎十
七而勒殺盜酋長十數人縣稍以震因循四五年乃幸無
事余去治一年而遂有殺人于市橫橋門而去者民務息
以譁歷三政得晉安辜公以名德淵雅來靖茲邑秉素絲
之心持大車之體一意約損與民俸薪時以治客衣食無
所餘至不能遺子嫁女訟明而寬清惠聞千里之外民習
教令盜日以遠而公亦且上三年計窳矣尤惠顧其民曰
縣如其亦舉無隨第與獨如城何請上謀下必躬必親
引溪度山畫圻而程物力有宜幣餘有經以賦弓司以屬
其耆神告威麻不可以疑築踴組趨橐鼓弗渝邪許句婁

禱民懽謹大姓居間欣焉自完屬間填墾工倍于官察所
不任官苴其難以楨以茨民乃不煩蓋數百丈之城數十
日之間而公與士民休然晏清具文書報成事矣公始從
官屬民履其塙莫不嘆曰茲役也不櫛巢而巍不睨瞭而
遠不糝粉而華不闔拒而固蓋我公之時也公矍然俯首
而謝曰良以藩吾坊之人安寢無叱謹司之而已邑近竇
而囓幸國家無事異時虞盜兵之來邑之君子阻溪而俾
或跨溪而城未可知也誰不云乎椎輪爲大路之始累石
委土庶幾自吾始乎雖然昔人比志金湯志而偷三里城
猶折樊也邑雖小其無四維腹心干城汝士民所以自衛
也吾行矣已而監撫使者上公治行求卽丞括蒼終其勤
績不報而且以知瓊管萬州事士民愈用謳思以城予志

也千里而來告成且求銘予所不能爲士民庇休者公能
爲之其又何敢以辭銘曰天於平昌險不可升繚以地形
山川丘陵維城弗咨缺其威悛旁邑逋連伏莽攸興蒐慝
討亡憚莫勝懲我公來治惠和清澄士民安歌不叱不騰
寬而盜還有德者能公曰其然維城是應君子之堂叢山
爲肱引梁爲喉帶溪爲膺隙隧如夷出沒我乘溥城實難
連墉具勝乃卜乃營子來烝烝其氣融融其聲蕩蕩循淮
迤迤哀山峻嶒垠疏者新碕堅則仍爾絕爾聯爾埤爾增
其橫寬曉其蠹雲昇日公指麾材宣力凝和會陽陰作中
架繩以裕而升有速而恒橋扉汲門偵管是競士女朝出
以林以蒸牛羊夕歸靡夷靡崩甘寢露藏庶無盜憎赤烏
以來百雉斯稱業以時臻道在人弘百世之仁我公是徵

醜酒麗牲神休所凭我銘公功于豆于登戒邑于隍以莫不承

文

爲士大夫諭東粵守令文

余觀東粵郡縣難爲甚于西粵蓋近寶而民多奸吏易以富監司之地或廻遠察吏未精蓋予始不能不稍近士大夫以論吏其可信者十之七焉若愈于同吏斯土者所是非焉何也余登名以來年運而往矣今與余同事斯土者皆非余故相朝夕者也直于禮數文移間模想而知其監司於守令所在不能無昵而士大夫於守令所在不能無怨怨不能有公猶昵不能無私也故余叅伍而用之此總吏治察人才之大較也而日者守令輒持士大夫短長暗

揭顯呈若惟恐余與往來有所信用者此大不然余中州人也木強然無所諱而愛信士大夫與士大夫論吏未嘗過也無論見仕如周廣州啓祥周廉州宗武其人亦已久矣而士大夫至今傳其清魯司理黠董郡丞志毅其官不復然矣而士大夫每見訟其清士大夫何負爾有司耶且聞有司中有謝絕士大夫偶爾相見若路人然者夫子賤聖門年少之英其宰單父也滿車而載父老曾參漢初更事之將其守齊郡也爲堂而師蓋公爾等守令材於二君子耶余以爲雖夙志老成於地方利害微妙變動有非書記所盡意知所通者必于士大夫謀之士大夫之欺守令也盡於其所闕說之一事而已未有問其他事皆欺者然則士大夫固可以源源而見其質勝者愛而詢之以爲主

其文勝者敬而詢之以爲輔詩不云乎周爰咨詢每懷靡
及周詢以盡衆也今守令嘗自謂智力有餘可以獨見私
決兼可以籠制士大夫於是談笑恣意睚眦滿匈實至無
交利弊安訪必且訪之吏書而已門子而已皂隸而已此
數種人者竄不利有司之聰明亦最不喜士大夫之得近
于有司也其竄可恨者庸吏爲人所使貪吏先以箝人偏
於士大夫家深致其罪申詳體審乃或不然不止教下民
以不恭兼亦費上官之處分興言至此爾守令等以爲何
如然則士大夫之家可無治乎曰士大夫亦所治者也奈
何不治士大夫固多賢豪知書卽甚不自愛者其當官亦
知有律令數條矣凡不知律事未必其身爲之多其封君
有少子者其子弟有奴客相誘者益利則平分于奴害則

全歸于主理勢然也大奸惡自如律係治非大事係封君
者宜姑以狀還示其封君夫封君固多老人習世變推訥
者也得此示當惶恐匍伏謝罪則禮之如初可也敬其父
則子悅因以化其子也如封君再犯其子仕在近宜爲書
告之遠則告于羣士大夫曰人言某封君再矣可若何三
則係其奴治之矣如其子弟則召而教之在諸生者以付
學官未見其難爲也曰如士大夫身親里居犯法不義者
如之何曰犯法大者如治庶人律其次所以告語者如封
君三則係治其奴四則係治其子曰如斯而已乎曰有本
子曰其身不正如正人何酌石門之泉士大夫必不爭渡
矣還合浦之珠士大夫必不懷珠矣是故清吏之法亦清
濁吏之法亦濁清吏之法法身而濁吏之法法人也且汝

見食民脂膏爲天子持法然已貪廢若此豈必士大夫言
汝乎然則自爲清吏而已無患士大夫不保汝矣曰如東
粵海大夫之節龐中丞之才亦可以治人矣所至不能大
治而常爲其部士大夫所危而去士大夫固有必不可治
者乎吾所云士大夫可治者乃東粵非東吳也彼雖號難
治然未嘗不敬服海公而畏避龐公也二公雖去東吳之
俗亦變又安在東吳士大夫之難治也今以始從我東粵
者宜以政正身以禮先人興廢必詢衆心低昂必持平法
他日血食斯土循良有書士大夫必不負汝有司也更無
以疑忌禁制爲不可治之言前士大夫雖於一二有司有
所言余無成心也如陳郡丞鴻漸署新會閣余文書不行
徐察其意在便民也雅信之馮令渠治番禺每與論議常

左然知其志在古人也甚重之此二事皆汝守令所見余
豈以士大夫有言爲芥蒂不察其後者哉各安乃心度乃
職無貪無殘無昏無縱以清漲海紆朝廷南顧之憂此諭

爲守令諭東粵士大夫子弟文

東粵山海縣粵不可測近竇而反貧多藏厚亡天之道也
惟人材爲有益于世而無一費於其鄉古遠無論陳湛二
先生之正學梁方霍三公之偉業丘海二公之博文危節
至于今粵之後學末宦未嘗不稱之與古聖賢豪傑爭銖
兩何問今世哉而本院下車問俗問學乃稍有異有云諸
生得與有司過手通錢舉人輒遮有司車言事麾之不去
余喟然嘆曰嶺表多奇士何士氣一至於此士大夫先達
無能爲先耶旣而親士大夫訪故實時務無不惻款周至

大率以正對者十之八以愛惡請者有二事焉其一言故
徐聞令陸之貪也其實廉而使酒不治事耳固無大違于
法其二言已降瓊賊李茂之可用不可殺夫茂于嘉隆之
際殺掠焚燒海上十餘年矣今受降令居城中其衆日蔓
他日有風塵之傲恐瓊州非國家有也余是以違一二士
大夫之教必禽之其餘士大夫之教皆是也然則嶺海士
風之敝徒其下舉人諸生未有命教者耳其士大夫修名
行不墜先達之風者固多余是以論吏舉事未嘗不就士
大夫也而頃者一二郡縣有所疑云某鄉先生不能于其
守若令因列其里居所爲至云包舉蛋戶不如式舡爲盜
或出池盜珠或受盜珠發覺反爲地者此自影響言之余
不忍謂士大夫有此至如云租渡舡有爭業葑田有爭領

稅領鹽有爭則士大夫真有至本院言之者其他舉債鑽
人于枉密沒之或倒署年月日爭買便田宅空其價處不
書買得多自填之以絕其贖或與價十二三或以貨相折
或竟爲奸人報怨受其所獻產不明者通告人買之展轉
取受竟決賣之少與獻者錢以來後奸或大奴入市買物
不售輒取物頓置道上破敗之詬詈而去以此持小貨不
敢過士大夫之門郡縣言往往如是一何市井鄙細人之
甚也然此必非士大夫所爲亦其家子弟貧薄失教無行
義一至此耳雖然子弟亦不可以無教也禮于父母幾諫
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三則涕泣而隨之况于子弟父
兄乃得而義方之者乎夫士大夫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余
不于義方亦有一得之勸可乎夫士大夫子弟固有舉于

鄉者矣賓興之詩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言爲鄉所
舉者爲王嘉賓民之望也如復輕佻暴亂卽與細民何異
甚則有細民自愛所不爲者以此稱嘉賓不已羞乎于是
鄉中細民得而輕之矣况在有司復安所見重而相賓禮
乎蓋知汝鄉行如此智量福業可知他日受官或值此有
司同事詎復以人相待乎試觀士大夫享長福者其心必
有以愛人其行必有以重于世亦有福心薄行而獵通顯
者然其名必壞其後亦多不全寧爲彼不爲此也陳江門
海忠介亦何必成進士乎其號爲秀才者于編民中才且
秀也如已不才于父母之邦其亦不秀甚矣夫以巾帶之
士加以名家如肯折節好義其名易出于平人而乃于鄉
閭中無所比數如此深爲惜之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

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如忠孝慈讓皆所爲德也宗黨善
之州閭幸之天下後世聞者莫不歎慕之可謂至榮此君
子所懷卽君子之士也小人務廣田宅而已田宅亦土也
然君子以德爲土萬世居之小人以土爲土沒世而復陵
替于他人故懷土不如懷德之寧也刑者如今日陳說律
令以儆聳爾等是也當以此爲懷見幾而遠罪若聽汝說
事害人名雖爲惠實汝毒也小人無知喜順而惡逆故懷
惠而忘刑已而涉于刑或免剋乞哀或褫服受繫舉人秀
才賢公子不爲而爲堦前獄內之人哉雖然豈能無缺于
士大夫乎父兄子弟之師也乞人臧婦苟愛其子未有教
其子爲暴者也以一二士大夫所爲令子弟效之敗名滅
種乎子曰吾未見過而內自訟者卽士大夫有一二過舉

者僕然謂其子弟曰吾今日以往多非人所爲汝等良子弟慎毋效之惟孝友慈讓是爲使鄉里稱爲小人不如使鄉里稱爲君子使他人稱爲惡種不如使他日稱爲善門如此雖陳湛梁方諸公之訓子亦無遠過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本院之言神之所聽也此諭

墓誌銘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叅兼僉憲澄源龍公墓誌銘

予鄉舉爲隆慶庚午秋而吉之龍公宗武劉公臺南昌萬公國欽丁公此呂皆成進士雖蘊藉慷慨殊致而各有名于時劉萬丁三公皆以御史言事去官前後死無所恨而獨龍公以高才猛氣不得爲其所欲爲而頓挫外服終于

受俗重誣以炮海內知者傷之而予與吉水鄒公元標尤甚嗟夫世豈無若人之才與氣而以誣廢且炮者乎然以予所見所聞知則于公固有憤發曠絕不可言盡者矣蓋公以名進士擇拜蘓州李蘓浩穰煩劇甲天下公至披摘影發如神豪傑立解散久之里居貴人皆懾服而公復凱亮下士有體人士服信而愛之嘗有當事某者以冒破公帑絀吏議至捕逮其子孫不能償直指使者邵公憫焉爲言上益發怒令具列其經費狀以聞不且罪言者使者怖以屬諸李官皆相視怯恐亡以應蓋先朝數十年事十數郡所經費簿書相遞代緣絕盡矣使者怖益甚會公以他檄詣淞輒受事匝月而報竣使者言於上上原某而嘉使者能使者終以其能歸公甲戌大吏復以公賀天子壽而

空橐行無以爲都官獻人固不能無望而又備儀容高視
濶步不能謬恭謹事卿相大吏卿相大吏初皆喜一見公
比見有所問輒自傾吐百千言不少遜坐是諸使者章舉
治行尤異者至十餘上而僅得姑熟丞郡人列治狀爲請
乞留丞繭不可得而公亦怡然卽官姑熟矣姑熟不當繭
簿領十一而首當留都重輔江海間盜賊風起公以江防
治燕陰稍用嚴理數月威信大著千里之內商旅夜行賓
從時至歌吹之聲相聞無絕蓋予嘗三過燕陰公在覺爲
重鎮比公去燕如窶藪矣公前後凡三攝邑事所在頌留
之者至五六上所條刻皆足爲後來法然亦不幸而有吳
生之事矣蓋是時上方冲聖而江陵張公用一切把握裁
覈爲政時不能無苦之遂有爲中丞海公疏而假旨以下

者適公之小吏刻以行聞于江撫某某曰吉安劉若鄒若
前傳應楨等皆以言執政危切坐戍龍其鄉人而龍之小
吏家刻此必龍所爲也下公捕治此事而公亦不得已爲
蹤跡所從展轉凡四五輩而始引爲吳生仕期仕期者宣
城妄男子也老諸生間常落魄外走曰我當之長安上書
言執政者實未嘗至都有言也至是僞疏旨引及乃始索
得其書詞意頗類以質仕期仕期語塞具上江撫轉以聞
江陵江陵手書曰此不足起大獄斃之杖下可耳撫以示
公公不忍撫意遂欲以吳生事及其鄉人沈公懋學懋學
故孝廉時爲宣城令姜公奇方所賞重公至寔問人士令
以懋學梅君鼎祚對公皆厚遇之而懋學遂爲丁丑殿試
第一人受江陵恩遇最深而當江陵不肯歸服父喪時乃

至廷杖言者鄒公等懋學亦以書勸江陵見忤移病歸里
公益用重之及是撫欲有以中沈快執政意而公屹不應
曰一老措大假上旨吾尚未忍堅決乃及賢士大夫乎聽
之矣會吳生自憤恚絕吭死公爲給六千錢殯視之而先
是有蕪令某者不善於公至是聲言丞實絕吳生食嚙敗
糲死聞者頗惑之已卯冬在姑熟且上六年計矣始一報
遷守河南比行當庚辰六月大計吏又奪公守倅黃於是
公勉一至黃不能無憤倨而其守故公理吳時所賞識士
意其下已而乃不然公亦不爲意當事者強之攝黃岡邑
篆則又厯厯民務不少以遷客委去時大祿有下令飢者
得攘富人粟公驚曰有是耶召簿富人出粟者明年官爲
若責償有粟者歡從飢而不亂郡左江右山盜出沒蘄汝

間不可卒得爲部署其渠朔望白所部無亡失因假顏笑
褒遣之盜用衰息會使者按黃當有所誅除公鞫之無左
驗輒麾去曰吾爲若白使者凡活十三人檄按五谿五谿
吏俗耗禱幾不可治公嘆曰此可鉤鉅得顧民禱夷易驚
擾吾持大體得事情還報耳時五開衛卒叛五開者黔黎
平地而隸于楚敬皇帝時欵而繹騷嘉靖至萬曆間衛卒
胡若盧等各雄其黨號六譁軍備兵使者嘗一按部至其
地不納焚司門備兵使者走凡三撻守備焚其府又焚其
衣冠圖籍逐去之再撻黎平守至逐之潭溪其相仇殺斬
掠民夷戶口無筭傳木刻詐約諸洞夷於是銅鼓靖州龍
里諸夷皆相響應爲亂諸撫巡監司屢檄不能下至是御
史屬公往視之公爲環察道所出入及其情向歸報御史

并條上機宜都御史都御史疏上詔討五開頒其條以公
僉辰沅備兵事刻期往蒞兵黃人遮道擁哭不能去公從
間道行雪中晝夜不休時時從馬上裂檄告諸峒夷宣布
德意解散其衆而後至賊城下招之賊不下公擐甲嚴號
令策飛輓徵火具召集土客精厲徭犴之屬令諸將軍鄧
子龍等分將之而躬督矢石間二十二日戰凡十數合賊
據城睥睨下木石湯沸毒弩矢槍策飛墜如雨鼓噪聲如
雷而公神色不變益大呼諸將奮擊親策馬獲其渠一人
斬以殉賊氣大沮遂火其東門以致賊而兵入其北門獲
其六譁者四而大捷告矣公遽帥叅將鄧入安撫城中鄧
微有難色公曰五開非與他等故國家所養卒也其酋已
盡又何難焉公入反覆開諭越二日夕乃還五開平都御

史陳公叙功畧曰僉事龍某十日而驅一千餘里之危途
半月而清四十餘年之叛窟疏聞於是天子乃始錄公功
以公叅議湖廣布政司事專備兵兼學政如故蓋公平五
開時已兼視學時從黎平學官諸生講誦歌詩習射常有
緩帶折衝之意是時公自以爲遭遇益勤其官辰沅極楚
南徼有司常外其民視苗峒所殺傷漫不爲理莫蚤晚得
代去幸無事公奮然與更始檄諸將吏士申軍法修城陴
謹燧煇密偵察苗夷有敢掠殺吾民者毋隱時與叅佐抵
掌而談或尺書心腑相視叅佐以下莫不感激思有所用
遂諭降其郡西山陽峒長官司徵其大寨九小寨二十四
楚徼爲清暇則取所市旁郡書籍授諸生能讀者課賞以
時先是士安其鄙賢書脫名字者百餘年矣是歲壬午秋

沅陵沅州各得一人皆公所首士後徃徃不絕明年癸未復當大計吏公自以功籍顯異且盡瘁憂國有同事討賊者內慚公功構公罷歸公方經畧討苗龍割耳報至怡然賦詩就道未再踰年而前之不逞於公者又以吳生之事論逮公成合浦矣於是鄒公移書海北備兵使者曰龍君揮霍備抱抑而至此嘗見年家子沈某極言龍君以身爲其先太史地故不暇及吳生且云太史若在必能明此懷於當世者而僕與劉傅兩公皆危苦時受此君高誼不淺幸善事之此君才識殆非泛泛者公其無忽嗟夫公不難以身蔽君典所以緩急諸君子者曲折備至而忍親以其身爲不凱亮之事耶至不能以五開功過相准陳子公張然明又何長恨于昔乎比戍而以差假歸則無復措意時

事修孝弟之節嫻恤之行而已蓋公之考天爵爲人奇狹而數失子乃厚飭先祠而禱焉以有公公生而目炯炯神采射人五齡受書立可數千言聞了其大義九歲爲制義試有司蚤有如神之目侍母夫人病二年餘竟不起孺子哭而毀者數年後太公且七十卒哀亦如前庚午始以易魁其鄉明年成進士卽設義塾館穀七世祖以下子弟學甫有祿則以分資其不克娶以字者及罷歸食指衆困穀不支而族且不下萬餘指然猶貧者人穀六斛衣履敝穿者給絮帛履病無以治者給醫藥費炮無以葬者給棺歲爲常嘗有所識宗人子孔魁以私鬪爲其曹誑戍遼路窘乞公於丞所公察其誑留之而走蒼頭百金於樞曹椽及遼驗其尺籍無有而乃以健兒護之歸及罷歸郡人有鶉

衣哭于途者公下車問之則廬陵人林偕嘗爲吏目於辰
去官獨身歸而不能歸其老母妻子者公立書楚巡撫
故按蘓時邵公者爲乞路符歸其家比歸固不知其爲公
致也至于廬陵蕭黨貸重粟至百十金有年矣一日詣其
家其家蒲伏不知所出公曰若無驚吾知汝貧還汝券也
蓋最後誣獄起逮攝公江湖間窮苦矣野泊見茅栖而乞
食者問之曰吾故有大船陷于此今船固可起如枵腹何
公爲愀然解橐中裝裁四金與之米三斛爲留數日視其
起船而後去有僧操孤舟急渡風惡幾覆號絕無應者公
進已舟援之歲大疫市有垂死者二公手樹其頰嚙之漿
收而活之一謝去周以金粟一依依不忍去歲衣食之十
餘年乃病歿嗟以公仁心類是而人必欲以困公者何也

他如約束里閭除盜賊息訟鬪有大造其鄉鄉人有所興
作解免皆以公一言爲信在海上者二十年軍吏習其威
弟子服其教傳之交人亦有惜才之嘆焉歸而課子書傳
視田畜間從士大夫布衣詩僧遊醉而賦詩歲一大作佛
事幾三十年不自言其冤亦不一及同事者姓字子嘉柱
長而才好讀書公輒止之曰文字是天機所成且留侍而
翁一杯酒至于生事日落固無問矣未病時嘉柱以太學
生試南關心動過返至則公病甚侍醫藥者十七日而公
卒卒之前正衣冠默坐止哭者禮西方而後行僅以克塋
而嘉柱斬衰行哭數百里來求予銘予設位而哭之以銘
公諱宗武字君揚世稱澄源先生考贈奉政大夫天爵妣
贈宜人王氏配封宜人尹氏庶羅氏子姓具左銘曰有雄

列星流西昌下爲龍子爲君揚備具文武宜佐王百出其
一世已張魁梧廣顏眸望羊吐音歐歐殷礫硯蒞官角出
橫鋒芒觸指割飛殊快當氣色敏凱思順良上下倚快名
驟翔首尾吳荆江漢長文書雨雷戈歛霜耳蹶再起卒而
僵古云一失千仞強刺蜚骨驚成附瘍吞聲側足趨炎荒
起看銅柱悲淋浪不可久留還故鄉高嶽隈摧成澤岡長
河枯蕪酬沸潢有時叫絕羅酒漿口不能言心內傷擬公
緩急爲國防洗削白肉洗明光俟河之清寧可望吁嗟臣
精已銷亡知臣者誰鄒若湯下窺九原非弱喪蔭松栢兮
幽以芳悲哉龍劍歸其房世徵我銘宜此康

處士潘仲公暨配吳孺人合墓誌銘

余讀李本寧氏爲歛潘仲公殯官銘有子之恒以文名交

天下而先是王元美氏爲仲公配吳伯姬志墓固已云之
恒爲國子上舍以文事遊大人矣時余官留都獲與定交
一日以諸公前後所爲二尊人傳志哀誅馳而告曰潘故
周畢公高之後也唐乾符間有刺歛者留家焉宋建炎中
武節大夫珥寶遷巖鎮十四世而有之恒大父判汀州郡
事侃其仲子也少備敏涉畧書傳大父方困諸生間不欲
更以苦仲子令受賈於吳大父歸而棄賈以養所居多奇
濶之行而母吳故同邑人太學思誠女也會大父御史瀚
瀚父兵部侍郎寧而祖楫猶爲江西布政司都事世家矣
而母飭于婦事靜好柔恭歿而私謚之懿則諸君子之志
也將合兆于某所卜未有日請豫爲之銘噫甚矣之恒之
不欲忘其親也按狀公諱君南字南仲里人稱爲仲公爲

人開達自喜卽吳間多傳其事嘗呵尉下騎令無以昏夜
收辱孝子贖唐太史臯遺宅祀臯其著者不就督府幕下
告身官一事嘉靖季倭熾吳越間胡公宗憲督諸路兵治
倭開府于越徵時權重能暴貴富人而汀州公里戚也南
仲方賈吳幾中倭脫身以免伏崖壁觀倭跳梁狀曰此易
與耳時真州守帥盧鏜故習兵未知名而里人子羅文龍
有機智亦流落無所用仲公獨奇此兩人爲言于汀州公
致諸督府果以其策破走倭進鏜元戎以文龍參帷幕而
謂汀州公曰二人微公子不及此吾且以魏無知之賞爲
公子官仲公聞之笑曰彼以我爲真賈者耶去吳走真州
不受嗟夫此不惟知二子且知胡公遊處泊然榮譽無所
與有非高遠氣決者能乎而孝睦之節甚著內恕孔悲則

吳孺人襄焉汀州公性下急仲公常得其歡三子分月而
饋至仲則吳孺人常爲設十數人食賓從諸倡樂有至者
輒留爲汀州公歡噉常盡一月止所食具竟晚脆好泥羨
而仲公亦復好廣賓客諸博徒踰蹴技擊倡優禡戲如汀
州公性復下急常以客至飲不猝具抵几發怒吳孺人聽
之無如也徐以辦汀州公晚而有季道南庶徐出也仲公
憐愛之與同母兄程孺人所生周南三分其業常與季多
而孺人亦徃徃致謹于冢婦姒氏禮遺諸姑緩急無歲時
以糲程孺人之意汀州公耄矣有妾余以其女子來公歿
仲公善視余而嫁其女子名家及仲公多嬖吳孺人安之
曰樛木谷風之詩吾習之矣仲故壯無病耄而哭其兄周
南冬逾春卒毀也而吳孺人亦以其父太學遺言三振其

弱弟坡若增于危絕爲舉數喪歿而猶視此不亦孝睦之節甚著而內恕孔悲者與至子之恒美而文所遊客多車騎長者禮際治具滋益恭然亦時以意喻之恒曰兒治詞賦較吾治老莊言孰多而孺人亦時時勸厲本業已而歎曰勉之汝母亦旦暮人耳竟未終其年以歿仲公哀之已卜貳于真州陳凡生子女有婦而後令孺人子母視之曰不忍忘吾懿也仲公去後所與遊無貴賤悲思之生卒年月日子婦孫若干具方定之氏吳無奇狀中宜爲銘銘曰質義文禮士或以鄙任達所激反復可喜推進利國耻食其報儒者之恭俠者之傲宴耄迎志悅愉有羨外內禮洽存亡義貫世曰能家所急者財令德靡効奇服是偕通人懿妻倫常响俞靜躁相扶宜年儷居母齡距艾翁越三紀

壽祉何常恢其有子潘才世欽哀誄紛葩我賡爲銘貞其休嘉

墓表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嗚呼此吾友人司成公劉士和之墓也予欲與其爲天下事而君已矣君起家壬午歲舉江西第一人廷試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翰林院司業南雍改坊允補經筵日講官以侍讀主北闈試掌坊事終大司成歲戊戌夏四月吾師相國張公以決贊東征事與首相蘭溪趙公異同幾中不測以去所常往來論議者皆受重劾而君與焉賴上明聖指應秋曰此清士也安得在此下部院議而吏部侍郎閻裴公掌院閻郭公以下皆曰劉司成耿耿爲人不宜橫加誣

涉義伊先生集
天
詆爲分別言之君得請以去歸二年爲庚子春哭鄧少宰
文絜公于豫章過信州登龍虎而下見仙人遺棺慨然有
遺世之想歸而秋病滯服下藥大過竟不已至冬十月七
日起衣冠端坐而逝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膏火自煎而磽
器先缺君狀貌笑語不踰中人而志意常在千古目爛然
如巖下電面多赤氣與對食從容而後能下咽予常憂之
夫爲人寬然而靜者壽也君不其然假柄而得天下事爲
之亦非可以譟法而久况夫道不可速期而業不可意遂
卽其自語幾繚無所與然亦豈能忘介介于懷哉天下未
受其明而果于用其明善天下之善也其不善者亦天下
之不善也吾惡足以與之而惡足以勝之君好惡明甚每
見人未嘗不問天下賢士與其不然者君之地非能自去

留人也言善未必不去言不善未必不留而祇以見怨世
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怨君者固多于德君其最無端
倪者曰君張公之所親舉動不能令人無疑嗟夫士亦視
其所親何耳張公豈不可親者耶言道德而負經濟故天
下所屬心望爲名相者一出而陰爲國本重意念皆在國
家獨其發決太蚤素能收拾天下賢士厚集其勢而輕有
所爲豈張公爲人真有不可親者耶君平生蘊積憤發欲
有所施用于時誠不欲厚自遠引然亦何以遠引爲也且
吾與君私語張公行事君亦常爲感然非苟爲同而已唐
柳子厚天下之才俊賢人也王叔文世之所謂狂劣無底
者也非呂非葛庸衆人知之豈其識不及此夫士惟不欲
惡世患而成功名也欲之必起而環視于世徼幸于其有

涉義仍先生集
所同心者幾附焉而相與以濟唐之患未有大于宦官典
禁軍者也前後執事多依倚其中以容以進慮無及除滅
之者叔文矚然發端雖未竟其謀不可謂無呂葛之心矣
權賂之勃蓋其事後中官所爲史因而惡之當其未敗時
但意其名正而事成唐室可興安見夫叔文之不可暱就
也况夫張公者負經濟而言道德二十年以來天下所仰
爲名相者耶易之觀曰觀我生進退又曰觀其生我者我
也其者世也我可而世不可則無傷我世可而我不可則
無傷世如此以觀則我與世機可以相用若君之進退非
不詳于所觀蓋子厚所謂大人欲速其功耳天下士亦安
可以成敗論也嗟夫子厚已矣友莫若韓退之退之序子
厚苑但記其易播一事至其委曲用世之志不爲發揮一
言意退之亦猶人之見乎予故哭士和之墓而表其所存
所虧以告後之君子欲有爲于世者
書

答舒司寇

吾鄉在昔明德未乏邇向闕軟明公久爲後生所仰接手
書諷以方壯宜近老成人今滿朝鬪氣者多惡少幸以爲
戒無與親受教無量竊觀先師有戒壯在闕而衰在得蓋
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宜受之以有餘自消息自
補引亦觀其生進退之義也如此然後可以觀民諸言者
誠好事中多少壯蓋少壯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歷
之論遠相與爲黨而執政之遊絕旣不通于執政之情名
位輕而日月長去就不至深護或以此自喜罔顧所安闕

誠有之而諸老大臣又多不喜與少年郎吏有風性者遊物論既寡所得又進而與執政親熟其恩禮宴笑因知其所難中多眷礙故傾朝中尊卑老壯交口相惡莫甚此一年餘人各有心明公以諸言事者多惡少正恐諸言事者聞之又未肯以諸大臣爲善老耳以不佞當之與其開而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年少宜上遊于諸老領所宦學時觀而勿語以深厚其器而須厥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好事者挹其盛氣以自壯自補無爲執政者所柔因以益知外事益不佞竊唯以血氣損益相補之誼年少之資老成人猶老成人之資年少老與壯交相成也不佞言若反然衛公九十餘求戒卿士誰投以桃報之以李區區有云感于睿聖報李之誼知門下不爲謏言

與申敬中

前魏侍御有所列弟從同年宴會中爲首岑兄言有聞輒發不必可行是言官故事在相國宜益禮厚魏君首岑兄以告未聞蒲州公有言也留爲尊公相國之美輒起魏侍御南銓郎然蒲州公猶能乘時召鄒君等數人而尊相國遂益以鄒君給事黃門中甚善第爾瞻婉彩不足而貞意有餘昨聞復以直言欲調他用執政不援衆庶不可戶曉善則歸君過則歸相他臣可言主勢難幹位至執政不宜此言第恐後之人復以鄒君爲魏君也蕭臣一刀筆臣尚能置書過吏尊相國乃起經術從人言著大臣節易耳昔張氏諸公子倘有一人明哲援物論之公扶義歸邪江陵君何必不悔乃至乎今乎當其以諸君杖戍一時並謂聖

意今天下人乃復推惡張君此足下之所明也勉思鄙言以佐忠孝

答王澹生

弟少年無識嘗與友人論文以爲漢宋文章各極其趣非可易而學也因於敝鄉帥膳郎舍論李獻吉於歷城趙儀郎舍論李于鱗於金壇鄧孺孝館中論王元美各標其文賦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處見此道神情聲色已盡于昔人今人更無可雄妙者稱能而已然此其大致未能深論文心之一二而已有傳于司寇公之座者公微笑曰隨之湯生標塗吾文他日有塗湯生文者弟聞之憮然曰王公達人吾愧之矣而當其時獨門下於弟心與目成又惟吳士文而吾鄉質文常有餘質常不足以不足

交有餘辨給固不能相當精微亦不能相致無所相益有以相損因自引避不敢再謁尚書之門一參公子之席其夙性然也然時竊有進者夫門下人地才美固與弟江外枯槁之士去就不同今之執政者非異人固門下之父行也執政尚將擇疎鄙有才之士而近之况如通家之子之才而好遠之豈人情乎夫以門下之才且親尚負意氣不肯自近其疎鄙有才之士負意氣者固亦以遠矣然則肯自近於執政執政因而近之者其人又多非負意氣而才者彼其時政公論安得不兩而執政者之無所遠聞殆非疎鄙寒士之過皆通家戚里子弟高者引嫌卑者暱附無有與言之過也以愚計之門下幸及此時強起除一閒署郎得從容間見言事執政有當驩然承之誤則愀然而獻

疑入則盡規。出不以語人。此亦事父執者禮。然而因以陰就天下之大計。亦不可謂非名節事也。且執政所以不受言事者。以爲此毀人。以自爲名。莫愛已也。若門下以戚里晚進而規隨其間。又自匿不奪其名。執政必以爲愛已。而不聽其言者。非人情也。然惟門下可以就此。以門下有美才而負意氣。執政所重。重之而不親。此必門下負其人地才美。不思以用之。或意他有所在。先以疑形如此。而言不聽。交不成也。偶感門下推引過至。及欲移病塞門。似傷于懟世。故不惜疊疊言之。以門下昔日之心與目成。庶有當於斯言也。

寄萬二愚

讀兄大疏甚善。一不負江西。二不負友。三不負髯。聞新太宰濤新御史大夫。明或能久。兄兄亦可效。外人怯移病去官。已作殿中侍御史。不爲朝廷用。更何如。

復項諫議徵賦書

某以疎才閒局。不習爲吏。而貴縣士民雅淳。亦可幸無事。因欲如蓋公。所以治齊者。後見貴倨家。武橫奸盜。逞逞而有不治。不止。旣以治之矣。而前後見府主。以上爭言。縣某家所負。僕初不爲意。夫無恩禮風化。人民使自輸。悉公上有不忍。後之意。而猥以法不可也。近察貴縣民負者。非盡窮極。無所還多。故大姓而落者。耻去其名。留所賣去田。或反益收人田。自實。又有力者。好以名借人。因以爲市坊。中大姓單氏。又爲聽而隱食焉。至如大姓遠僻者。無官無商。固不知有比。亦不召比也。某以罪薄量移。如世俗情遷。

延觀望隨民自止自逋亦可响沫以愚媚百姓顧使監司郡長獨受急徵之名而令受德非體也豪弱等皆王田而逋與抗非法也頑且倨焉而遂之非教也後必并徵貽難後人非義也并徵益以感非惠也懼此五者曰稍稍四出徵集然所徵負多者有所入則不必其人以來卽來亦權然喻而遣之蓋民不知義以至於此至於以貧爲解者則不可得言何也有田則有租賣則言買者令得徵於其人可也父賣多子不宜復聽於官退焉可也今都然而前所云數弊者皆是安得不稍有以捕治之然終以民氣准淳不忍答問以示衆而已至於門下家稅所負歲至若干亦以門下方爲國侍從未忍以租賦爲言知門下病起必有以處也而乃可爲子孫法今并門下數戶并貴宗若戚

所影占籍附上至朝家之事僕荒隔已久無所與聞俟玉體平當以卮酒過從請說耳

與趙南渚計部

初試政時極承知遇倉卒南去自知才非一不敢求通長者後益淪落每讀大疏軍國平章國體民生於焉是賴而忽來旁及之論遂成遠引之思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每咏斯言恨身已錮不能出一言爲明公發其悃悞聞明公已待放於郊夫咫尺君親而去任難言朱紱之困甚于蒺藜此幽憂之士所不能堪何以爲公釋然也捐擯以來長安問絕而獨不能忘舊于明公立朝都無過舉所疑一一大事自有主者後人當自諒之明公無愧色也周志齋堂翁無恙其公子名位何似幸示之

與馬公子長卿

弟兩拜吾師于長安後在南都致問而已弟子之敬闕焉
初謂世路稍通酬知未老已而世棄無能復奉音旨讀行
實泫然淚下長喟而興為吾師而不知其人可能免于為
鈍之誅乎勉從諸大筆後為神道碑亦不知弟子能傳其
師否也弟未死終當一掃墓下嘔其寸心耳

答但直生

書來知令先公佳城改卜謂景純誤人不佞妄意水上比
水自是地中物江南土淺較為迫水西北地厚至三丈不
得水復少華潤管公明止望四獸耳捉龍知脉時師嘗談
要亦不得不爾常見縉紳家親方水蟻時權利轉上歸而
後覺之殆不可曉總之令先公盛德足下至性允終其吉
不佞齒至近得一不食之上容速朽焉未煩多師也

與劉天虞

意仁兄便起家郎丞以上不謂更紆南服邇得宦籍見作
荆郡丞為兄悵然然有一耆宿云荆州措大多如鯽魚沙
市琵琶多于飯甑措大多可憎琵琶多可喜也仁兄漸北
太宰知我乎燕燭郢書弟不為悞

答李乃始

良書媿媿推挹深至宵無俗情弟妄意漢唐人作者亦不
數首而傳傳亦空名之寄耳今日俛得詩賦三四十首行
為已足材氣不能多取且自傷名第卑遠絕于史氏之觀
徒蹇淺零碎為民間小作亦何關人世而必欲其傳詞家
四種里巷兒童之技人知其樂不知其悲大者不傳或傳

其小者制舉義雖傳不可以久皆無足爲乃始道吾望足
下或他日代而張我區區者何足爲難雖然乃亦有未易
者宋人刻玉葉爲楮三年而成成無所用然當其刻畫時
不三年三年而不專其精楮亦未可得成也惠詩久弊幸
更書以貽

答鄒爾瞻

門下書云當令冲父大有見聞又云不宜令聽新聲大見
聞全在新聲不令聽新聲恐終吳下阿蒙耳弟近已絕詞
賦而益食貧時或間作小文所謂白雲自怡悅耳門戶過
大時官難對無如之何也

與無去上人

秋淨尚圖借一臂袈裟地聽龍門說法四香戒如教上不
亂財手香不搖色體香不誑訟口香不嫉害心香常奉四
香戒於世得安樂

與朱象峯

昨譚江陵以下諸相各成局段兄憶其大畧記之稍暇當
爲點定可論相亦可論世也



